

卷八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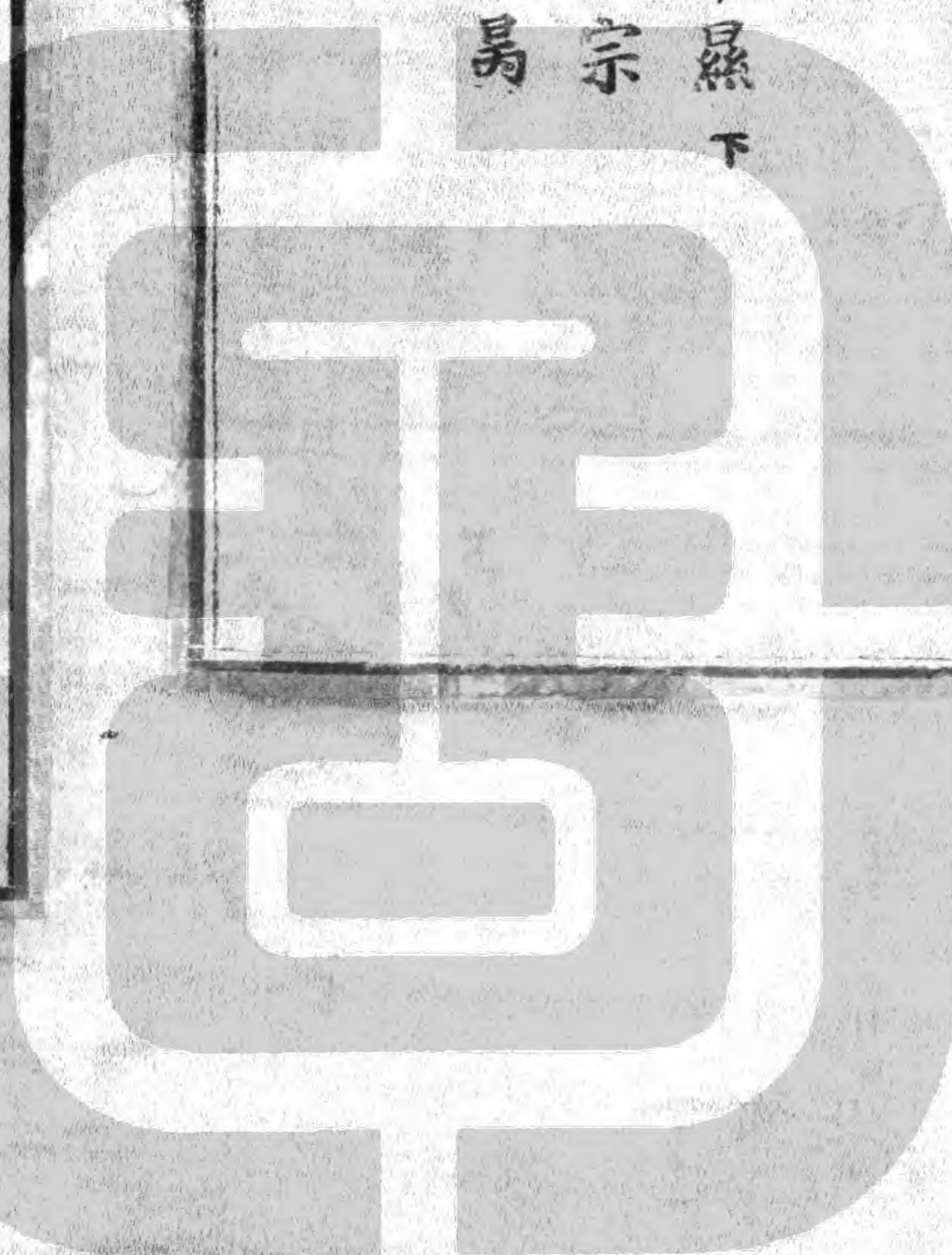
宋帝昞下

端宗

帝昺

歷代通鑑纂要

卷八十八



歷代通鑑纂要卷八十八

起宋帝景祐元年
至帝景祥興二年

帝景德祐元年。以呂師夔參贊都督府軍事。師夔不
受命。以江州叛降元。

初師夔請募兵禦元。詔與知州錢真孫同募。至是
賈似道承制召師夔參贊都督府軍事。任中流調
遣師夔不受命。與真孫降元。伯顏以師夔知江州
元中書左丞劉整死于無為軍。

初元人南侵。用呂文煥與整為導。尋命整別將兵
出淮南。整銳欲渡江曰。大軍自襄樊東下。宋悉力



西拒。東方虛弱。徑造臨安。可一鼓而捷也。伯顏不可。至是整攻無為。軍不克。聞文煥入鄂。失聲曰。首帥東我。使我成功。後于人。遂發憤死於無為城下。知安慶府范文虎叛降元。

文虎遣人如江州。請伯顏速來欲降。伯顏乃使阿朮以舟師先遣。文虎以城降。通判夏椅仰藥死。賈似道出師次于蕪湖。夏貴引兵會之。

似道畏劉整不敢發。及聞其死。喜曰。吾得天助也。乃出師。次于蕪湖。未幾。夏貴引兵來會。袖中出一編書示似道曰。宋歷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

以汪立信為江淮招討使募兵禦元

賈似道以立信為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募兵。立信即日上道。與似道遇于蕪湖。似道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耳。既至建康。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賈似道復請和于元。伯顏不許。

似道復使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

伯顏答書曰。未渡江時。議和入貢則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內屬。欲和則當來面議也。似道不答。元陷池州。權守趙卯發死之。

池守王起宗聞元軍渡江。棄官去。通判趙卯發攝州事。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忿氣填膺。瞠目視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巡江陰。遣人納款。而陽助卯發為守。守兵皆歸于林。卯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

死。卯發笑止之。元兵薄城。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死於從容堂。林開門降。伯顏入城。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深歎息之。命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制諡文節。雍氏贈順義夫人。

元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卒

天澤至真定病篤。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他。

孫虎臣夏貴之師潰于江上。賈似道奔揚州。元盡陷

江淮州軍

賈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于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阿朮與虎臣對陣。伯顏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朮以划船數千艘乘風直進。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妻所乘舟。衆見之。謹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錯愕失措。遽鳴鉦收軍。舳艫簸蕩。乍分乍合。伯顏以步騎左右掎之。殺溺死者不

可勝計。水為之赤。軍資器械盡為元所獲。似道夜駐珠金沙。召貴計事。頃之。虎臣至。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州。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有為惡語謾罵之者。於是鎮江。寧國。隆興。江陰守臣皆棄城遁。太平。和州。無為。軍俱相繼降元。

元陷饒州。知州事唐震故相江萬里死之。

元軍略饒州。知州唐震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

取降款。通判萬道同微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衆皆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牘使署降。震擲筆於地不屈。遂死之。初江萬里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園。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至是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為。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既而元軍執其弟知南。劔州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屍如壘。翌日萬里屍獨浮出水上。從者斂葬之。事聞。贈震華文閣待制。謚忠介。萬里。太傅益國

公謚文忠

賈似道上書請遷都。王爚去位

似道至揚州。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殿帥韓震復以為請。詔下公卿雜議。王爚請堅蹕未決。以已不能與大計。乞罷政。不待報徑去。已而宗學生上言。陛下移蹕。不于慶元。則于平江。事勢危急。則航海幸閩。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徒驚擾無益。乃止。

張世傑將兵入衛。遂復饒州

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惟世傑來。上下歎

異

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

勤王詔至贛。天祥奉之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山蠻。有衆萬人。遂入衛。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為之感動。

湖南提刑李芾遣兵入援

芾性剛直。忤賈似道貶官家居者久之。至是提刑湖南發壯士二千人勤王。遣元行人郝經還。經至燕卒。

元主復使經弟行樞密院都事庸等來問經所在。詔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經道病。元主勅尚醫近侍迎勞。至燕卒。謚文忠。

賈似道有罪免

陳宜中初附似道。得驟登政府。及堂吏翁應龍自軍中以都督府印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意其已死。即上疏乞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太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詔授似道醴泉觀使。罷平章都督。凡似道諸不卹民之政。次第除之。以公田給還。

田主。令率其租戶為兵。放還諸竄。請人

右丞相章鑑遁

鑑聞元兵日迫。託故徑去

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于軍

立信聞賈似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降。遁嘆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手自為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按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後元軍至建康。或以立信二策及死告伯顏。請戮其孥。伯顏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

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卹之。曰。忠臣之家也

陳宜中殺殿前都指揮使韓震

或言震謀劫帝遷都。陳宜中欲示非賈似道黨。乃召震計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震部曲百餘人。大闕而出。射火箭入宮。斫嘉會門。宜中遣兵逐之。遂奔建康

元伯顏入建康

建康都統徐旺榮迎伯顏入城居之。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伯顏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

通鑑卷之六十一
七
詔諭元呂文煥陳奕范文虎使通好息兵
以王燭陳宜中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
軍馬

燭與宜中論事多不合宜中請建督于京檄召諸
路軍馬勤王并令潰軍各歸所部團結內外兵十
七萬五千人分廂差官為督給一兵付教場教閱
削章鑑官放歸田里

鑑既去太皇太后遣使召還罷相予祠韓震之死
鑑明其無他為御史王應龍所劾削一官放歸田
里

復吳潛尚士壁官貶竄賈似道黨人有差

御史陳過潘文卿請竄賈似道并治其黨與詔刺
配翁應龍於吉陽軍罷廖瑩中王庭劉良貴陳伯
大董樸等官

詔張世傑總都督府諸軍世傑分道出兵以拒元

世傑遣其將閩順李存進軍廣德謝洪永進軍平
江李山進軍常州順遂復廣德軍

有二星闕于中天一星隕

臨安戒嚴曾淵子文及翁倪普等棄位而遁詔戒禁
之

元兵既近。臨安戒嚴。於是同知樞密院事曾淵子等數十人皆遁。朝中為之蕭然。簽書樞密院事文及翁同簽書院事倪普諷臺劾已。章未上。亟出關遁。太皇太后聞之。詔榜朝堂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諉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在。

其在朝文武官並轉二資。其負國棄予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然不能禁也。

元使禮部尚書廉希賢等來。至獨松關。守將張濡殺之。

元主遣禮部尚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來。至建康。伯顏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妄有侵掠。希賢等至獨松關。張濡部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死。濡。俊之曾孫也。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殺使之事。乃邊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當按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伯顏曰。彼為詐計。

視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羽同使人還臨安。羽至平江被殺。

元阿里海涯入岳州

岳州安撫使高世傑復會郢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陣于洞庭湖中。阿里海涯擊之。世傑敗走。力屈乃降。阿里海涯斬世傑以徇。岳州總制孟之紹舉城降。元沙市城監鎮司馬夢求死之。夢求。光五世孫也。

元阿里海涯寇江陵。宋禊孫高達以城降。荆南州軍皆陷。

初。高達解鄂州之圍。賈似道許以建節。後忌而不與。達遂怨望。至是。阿里海涯自岳州攻江陵。達戰累敗。及元屠沙市。達與禊孫及提刑青陽夢炎等遂出降。於是歸峽。郢復。鼎。澧。辰。沅。靖。隨。常德。均。房。施。荆門諸郡相繼皆降。

以福王與芮為浙東安撫大使。開府紹興。

有司議建藩屏以疆王室。詔以與芮為浙東安撫大使。判紹興。開府置長史司馬。

元阿朮寇真揚州。李庭芝遣守將苗再成。姜才帥兵禦之。敗績。

元兵東下。所過迎降。李庭芝率勵所部固守揚州。阿朮遣李虎持招降榜入城。庭芝殺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降。臣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復焚其書。梟俊首于市。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感激自奮。及阿朮攻真州。苗再成與趙孟錦帥兵大戰。敗績。阿朮乘勝進趨揚州。姜才逆之于三里溝。敗之。元張弘範以十二騎絕渡衝才軍。才軍堅不可動。弘範引卻以誘之。才將回回躍馬出。衆奮大刀直前向弘範。弘範反轡迎刺之。回回應手而仆。元立陣者。囂聲震地。才軍遂潰。流矢中才肩。才

拔矢揮刀而前。元軍辟易不敢逼。遂以身免。

賜婺州處士何基王柏贈謚

基少師事黃幹。遂得聞淵源之懿。趙汝騰蔡抗楊棟相繼薦于朝。詔與州學教授。基固辭。柏從基游。凡六經四書及濂洛關閩之書。皆有著述。至是詔謚基曰文定。贈柏承事郎。

籍呂文煥陳奕范文虎家

詔張世傑等四道出兵以禦元

時知慶遠府仇子真。淮東兵馬幹轄阮克己。各將兵入衛。詔與世傑張彥分道出擊。臺諫請命大臣

通鑑纂要卷之六十一
十一
監護事下公卿雜議。久而不決。陳文龍上言。書云
三后協心。同底于道。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築某
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救焚。而為
安行徐步之儀也。請詔大臣無滋虛議。不報。
以王燾平章軍國重事。陳宜中留夢炎為左右丞相。
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王燾與陳宜中不協。會夢炎自湖南入朝。燾宜中
皆請相。夢炎而求去。太皇太后曰。二相毋藉此求
閑也。乃以燾平章軍國重事。宜中夢炎並相。
放賈似道于循州。籍其家。

似道既免。三學生及臺諫侍從皆上疏乞誅似道。
太皇太后不許。及似道上表自劾。且言為夏貴孫
虎臣所誤。乞保餘生。有旨令李庭芝津遣歸越。以
終喪制。似道留揚不還。王燾復論似道既不死忠。
又不成孝。乞下詔切責。似道得詔乃還紹興。守臣
閉城不納。王燾復言于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
有如似道之烈者。搢紳草茅不知幾䟽。陛下皆抑
而不行。付人言于不恤。何以謝天下。太后乃降似
道三官。婺州居住。婺人聞似道至。率衆為露布逐
之。復詔徙于建寧府。御史孫嶠叟等又以似道罪

重罰輕。乞斬之以正法。方回復上疏論似道十罪。太皇太后猶不聽。翁合上言似道以妬賢無比之林甫。輒自託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莽操。其總權罔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迫於衆怒。僅謫建寧。夫建寧實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亦知向方。聞似道名。咸欲嘔唾。况見其面乎。乞遠投荒昧。以禦魑魅。遂詔責授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籍其家。遣使監押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為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一日入古寺。壁上有吳潛南行

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至泉州洛陽橋。遇葉李自漳州放還。見于客邸。李賦詞贈之。似道俯首謝焉。

陳宜中去位。詔罷王爚為醴泉觀使。召宜中于温州。初張世傑之將出師也。王爚謂二相宜一人督師。吳門。否則臣雖老無能為。若效死封疆。亦不敢辭。會世傑敗于焦山。爚復言曰。事無重於兵。今二相並建都督。廟筭指授。臣不得而知。比者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不知吳門去京不遠。而必為此請者。蓋大敵在境。非陛下自將。則大臣開督。今世傑

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尚堪幾敗邪。臣既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平章。太后不許。既而京學生劉九臯等伏闕上書。言宜中擅權。指授失宜。因以敗事。臣恐誤國將不止于一似道也。初宜中事多專決。不關白燾。或謂京學之論實燾啖之書上。宜中徑去。遣使四輩召之。不至。太后乃下九臯等臨安獄。而手詔曰。給舍之奏謂燾與宜中必難久處。兼燾近奏乞免平章。辭氣不平。誠有如人言者。可罷燾平章軍國重事。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是歲卒。燾清修剛勁。不阿權勢。

及為相。屬國勢危亡。乃不能協謀以濟大事。士論惜之。

以李芾知潭州。文天祥知平江府。

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為四鎮。建都統御于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閩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閩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于揚州。賁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

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為迂闊不報。命知平江府。以留夢炎陳宜中爲左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宜中在温州被召。以親老力辭。太后自爲書遺其母楊氏使諭之。宜中乃赴召。

元阿里海涯圍潭州。李芾力戰禦之。

李芾至潭。元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城中守卒

不滿三千。芾結峒蠻爲援。繕器械。峙芻糧。柵江修壁。及元兵至。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芾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以徇。

監押官鄭虎臣殺賈似道于漳州。

似道舟次南劍州黯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于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候有詔即死。十月至漳州木綿菴。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與妾于別館。即廁上拉其脅殺之。陳宜

通鑑卷之六
中至福州。捕虎臣斃于獄。

元伯顏渡江。分兵東下。

伯顏分軍為三道。水陸並進。期會臨安。

文天祥遣兵救常州。不克。

常州告急。天祥使尹玉、麻士龍、張全、朱華將兵赴援。士龍戰虞橋先死。玉戰五牧。前後殺傷數千人。復收殘卒五百。與北兵相持。一夕手殺數十人。遂死。麾下無一人降者。全華不戰而遁。

召文天祥入衛。

元將宋都解、李恒等陷江西州軍。都統密佑逆戰于

撫州。死之。

宋都解與李恒等長驅。所至莫當其鋒。不數月取江西十一城。進逼撫州。時黃萬石開閩州治。聞兵至。奔建昌。都統密佑率眾逆戰。進賢坪。元軍圍之。數重。佑身被四矢三槍。猶揮雙刀。率死士數十人。斫圍南走。前渡橋板斷。被執。宋都解曰。壯士也。欲降之。不屈。復令佑子說之曰。父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于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元進取建昌。萬石走入閩。

元伯顏陷常州。屠其民。知州事姚訢。通判陳炤。都統

王安節死之

伯顏至常州會兵圍城。姚訔陳炤劉師勇王安節力戰固守。伯顏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終不聽。伯顏怒。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訔等守志益堅。伯顏乃叱帳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城遂破。訔死。炤與安節猶巷戰。或謂炤曰。城東北門未合。可走。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伯顏命屠其民。執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死。師勇以八騎突圍走平江。

以謝枋得為江西招諭使。知信州。

追封故濟王竑為鎮王

中書舍人王應麟請為濟王立後。乃詔贈太師尚書令。進封鎮王。謚昭肅。擇後奉祀。賜田萬畝。

元軍破獨松關守將張濡遁

獨松既破。鄰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特勤王師尚三四萬人。文天祥與世傑議以為淮東堅壁。閩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則令淮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為也。世傑大喜。陳宜中白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

左丞相留夢炎遁

遣工部侍郎柳岳如元軍請平。伯顏不許。

陳宜中當國。遭時多難。不能措一策。惟事蒙蔽。將士離心。郡邑降破。方且理會科舉明堂等事。及士大夫陳乞差遣。士人覬覦恩例。至是遣柳岳奉書如元軍。乞班師修好。岳見伯顏于無錫。泣請曰。嗣君幼冲。在衰經中。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賈似道失信誤國爾。伯顏遂令囊加歹借岳還。而別遣人奏上都。

追封呂文德為和義郡王。

朝議以呂文煥為元鄉導。乃追封文德而以文德

子師孟為兵部侍郎。覲成和議。

元伯顏入平江。

平江府通判王矩之。都統制王邦傑。以城迎降。伯顏使呂文煥先往受之。然後入城。張世傑未至。平江已陷。乃以兵入衛。

復遣柳岳如元求封。行至高郵。民殺之。

陳宜中因柳岳還。復奏遣宗正少卿陸秀夫及呂師孟等。同囊加歹使元軍求稱姪。納幣。不從。則稱姪孫。且勅呂文煥令通好。罷兵。秀夫等見伯顏于平江。伯顏不許。宜中乃白太后奉表求封為小國。

太后從之。直學士院高應松不肯草表。改命京局官劉襄然為之。岳等至高郵嵇家莊。為嵇聳所殺。黃萬石叛降元。都統米立死之。

立初從陳奕守黃州。奕降。立潰圍出。萬石署之帳前。元軍略江西。立迎戰于江坊。兵敗被執。不降繫獄。至是萬石舉軍降元。元行省遣萬石諭立曰。吾官銜一牙牌書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爾。但三世食趙氏祿。趙亡何以生為。萬石再三諭之。不屈。遂遇害。

二年

五月以後端宗皇帝景炎元年

元阿里海涯破潭州。湖南鎮撫大使知州事李希死之。湖南州軍皆陷。

阿里海涯督戰益急。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希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為。乃為二子行冠禮。人曰。此何時行此迂闊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于地下爾。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希命酒酌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為號。飲

達旦。諸賓佐出。參議楊震赴園池死。芾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焱皆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元旦。守將吳繼明。劉孝忠以城降。阿里海涯傳檄諸郡。由是袁。連。衡。永。郴。全。道。桂。陽。武。岡。皆降于元。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事聞。贈芾

端明殿學士。謚忠節。

以吳堅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常楙參知政事。

日午宣麻。慈元殿。文班止六人。

諸關兵皆潰。

知嘉興府劉漢傑以城降元。元兵圍安吉州。知州趙良淳與提刑徐道隆同守。時元兵迫行都。召道隆入衛。道絕不通。乃由太湖經武康臨安縣境勤王。范文虎致書誘良淳降。良淳焚書斬其使。元兵至。良淳率眾城守。既而戍將吳國定開門納元兵。良淳命車歸府。兵士止之曰。侍郎何自苦。良淳叱

去之。閉閣自經。元兵追道隆及之。一軍盡沒。道隆見執。守者少怠。赴水死。

遣監察御史劉岳奉表稱臣于元

陸秀夫還言伯顏不肯從伯姪之稱。太后命用臣禮。陳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也。遂遣岳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乞存境土以奉蒸嘗。

進封吉王。是為益王。判福州。信王昺為廣王。判泉州。文天祥請以福王秀王判臨安。係民望。身為少尹。以死衛宗廟。又乞命吉王信王鎮閩廣以圖興復。

俱不許。至是宗親復請。太后從之。

陳宜中請遷都。不果行。

宜中以元不許和計無所出。乃率羣臣入宮請遷都。太后不許。宜中慟哭以請。太后命具裝以俟。及暮。宜中不入。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大臣數以為請。顧欺我邪。脫簪珥投之地。遂閉閣。羣臣請見。皆不納。蓋宜中實以翌日行。倉卒失於奏爾。

元伯顏軍臯亭山。太皇太后遣使奉璽以降。右丞相陳宜中夜遁。

伯顏進次臯亭山。遊騎至臨安府北關。文天祥、張

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衆背城一戰。宜中不許。白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以降。伯顏受之。是夜宜中遁歸于温州之清澳。

吳堅。文天祥如元軍。伯顏執天祥。遣堅還。

楊應奎還言伯顏欲執政面議。太后乃以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與吳堅偕往。天祥辭不拜。遂行。因說伯顏曰。北朝若以宋為與國。請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全兵以還。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閩廣尚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以北詔為解。

顧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遣堅還。天祥怒。數請歸曰。我之此來。為兩國大事。何故留我。伯顏曰。勿怒。君為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令忙古台。唆都。館伴。羈縻之。

駙馬都尉楊鎮等奉益王廣王走婺州。

楊淑妃秀王與釋從行。

日中有黑子。元伯顏遣人入臨安。封府庫。收圖籍符印。

伯顏承制以臨安為兩浙大都督府。命忙兀台。范文虎入城治都督府事。又令程鵬飛取太皇太后。

手詔及三省樞密院檄諭州郡降附。執政皆署名。家鉉翁獨不肯。鵬飛命縛之。鉉翁曰：中書無縛執政之理。歸私第以待命可也。乃止。伯顏封府庫。收史館禮寺圖書。及百司符印告勅。罷官府及侍衛軍。以賈餘慶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劉岳同簽書樞密院事。與吳堅謝堂家鉉翁並充祈請使如元。謝堂逃歸。餘慶兇狡殘忍。岳狎邪小人。皆乘時竊美官。謂使畢即歸。由是罷遣文天祥所部勤王兵。堂納賂于北而遁。

元人以文天祥北去

伯顏嘗引天祥與吳堅等同坐。天祥面斥賈餘慶賣國且責伯顏失信。呂文煥從旁諭解之。天祥并斥文煥及其姪師孟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為逆。尚何言。文煥等慚恚。伯顏遂拘天祥。隨祈請使北行。

浙江潮三日不至

時元軍分駐江沙上。杭人方幸之。潮汐三日不至。元伯顏使范文虎追益王廣王不及。執楊鎮還臨安。二王遂走溫州。

伯顏聞二王自嘉會門出渡浙江而南。遣范文虎

將兵追之。楊鎮得報即還曰。我將就死于彼。以緩追兵。楊亮節等遂負二王及楊淑妃徒步匿山中。七日。統制張全以兵數十人追及。遂同走温州。夏貴以淮西叛降元。知鎮集軍。洪福死之。

阿朮進攻廬州。夏貴舉所部納款于元。有洪福者。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知鎮集軍。貴既北降。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元兵攻城。久不拔。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執福父子。屠城中。貴泣殺福子大源。大淵諄曰。法止誅首謀。何乃舉家為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

何至告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聞者流涕。

元人索宮女內侍及諸樂官。

宮女赴水死者以百數。

元伯顏入臨安。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去。

伯顏自湖州市入城。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臨安城。部分諸將。時福王亦自紹興至。伯顏深慰之。太皇太后及帝欲與相見。伯顏固辭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禮。明日發臨安。阿塔海等入宮宣詔。

免牽羊繫頸之禮。趣帝及太后入覲。太后泣謂帝曰。荷天子聖慈活汝。宜拜謝禮畢。帝與太后有輿出宮。太皇太后以疾留內。與芮及沂王乃猷。度宗母隆國夫人黃氏。并楊鎮。謝堂。高應松。庶僚劉褒。然。三學生等皆行。太學生徐應鑣與其二男一女同赴井死。

文天祥自鎮江亡入真州。遂浮海如温州。

天祥至鎮江。與其客杜濟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少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

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指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其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李庭芝。遣使四出結約。初天祥未至真時。揚有脫歸兵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

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如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為清江劉洙。東入海。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遂行入板橋。元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濬。金應以去。濬應以所懷金與卒得逸。二樵者以賈荷天祥至高郵嵇家莊。嵇聳迎天祥至其家。遣子德潤衛

送至泰州。遂由通州汎海如温州。以求二王。

陳宜中等奉益王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開府福州。起兵興復。

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走温州。繼追及於道。遣人召陳宜中。宜中來謁。復召張世傑。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溫之江心寺。舊有高宗南奔時御座。衆相率哭座下。奉益王為都元帥。廣王副之。以秀夫與擇為福建察訪使。檄召諸路忠義。同獎王室。會太皇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宜中等沈其兵江中。遂入閩。時黃萬石降元。以嘗為福

建漕使欲取全閩為已功汀建諸州方謀從萬石送款聞二王至復閉門以拒萬石南建守臣林起釐遣軍逐之萬石敗走其將士多來歸兵勢稍振帝至瓜洲李庭芝使姜才將兵夜擣元軍不克

帝北行至瓜洲庭芝與才涕泣誓將士出奪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衆擁帝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木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邪真州苗再成亦謀奪駕不克

益王即位于福州遥上帝尊號尊度宗淑妃楊氏為

皇太妃同聽政

改元景炎遥上帝尊號為孝恭懿聖皇帝又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尊號并福州為福安府是日有大聲出府中衆皆驚仆

進封廣王為衛王

以陳宜中為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召李庭芝為右丞相姜才為保康軍承宣使

詔江西制置使趙潛招諭使吳浚等分道出師興復帝室

文天祥至自温州以為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

通鑑卷之六
天祥至行都。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天祥以國事皆決于陳宜中。固辭不拜。乃以為樞密使同都督。天祥使呂武招豪傑于江淮。杜澆募兵于温州。

元主忽必烈廢德祐帝為瀛國公。

初吳堅等至燕。不得命。留館中。家鉉翁聞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日。帝及太后至燕。高應松亦不食卒。堅及鉉翁迎謁。伏地流涕。稱謝奉使無狀。不能保存宗社。遂赴上都。見元主于大安殿。降封帝瀛國公。凡家貨在杭越者。有司輦至京師付之。

罷直學士院陸秀夫

陳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謫居潮州。

元將唆都陷衢州。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留夢炎降。

時衢婺諸州皆復起兵。唆都連戰復陷婺州。衢守備甚嚴。唆都鼓譟先登拔其城。故相留夢炎降。

文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略江西。

天祥欲還温州進取。陳宜中不從。蓋宜中棄温州。

通鑑纂要卷之六
入閩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濯乃命天祥
開府南劍州取江西

李庭芝姜才赴召至泰州揚州守將朱煥泰州裨將
孫貴等皆降于元庭芝才死之淮東盡陷

臨安既陷阿朮以太皇太后手詔諭庭芝使降庭
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及
帝次瓜洲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納款
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圉邪今吾與嗣君
既已臣伏卿尚為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之
一使斃餘皆奔去庭芝幕客或勸為計庭芝曰吾

惟一死而已阿朮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庭芝庭
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壁上阿朮請元主
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早歸歛庭芝不納
會福州使至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
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
以城降阿朮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庭芝
走入泰州阿朮圍之且驅其妻子至壁下招降會
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開北
門納元軍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
被執阿朮皆殺之揚民間者莫不泣下

元軍入真州。苗再成死之。

揚州既破。元兵攻真。益急。趙孟錦乘霧襲其營。少頃霧開。元兵見孟錦衆少。遂之。孟錦登舟。失足墮水中死焉。城遂陷。再成不屈死。

秀王與樺圍婺州。元董文炳拒之。與樺乃還。

時楊亮節居中秉權。與樺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止。遂犯忌嫉。諸將俱憚之。至是詔出兵浙東。朝臣言與樺有劉更生之忠。曹王臯之孝。宜留輔以隆國本。諸者益急。卒遣之。

元人以太皇太后謝氏北去。

太皇以病久留臨安。至是元人自宮中舁其牀以出。侍衛七十人。遂赴燕。降封壽春郡夫人。

東莞民熊飛起兵。會趙潛復韶廣州。

熊飛為元人守潮惠。聞趙潛至。即以兵應之。攻梁雄飛于廣州。雄飛遁。飛遂復韶州。新會令曾逢龍亦帥兵至廣州。李性道出迎謁。飛與逢龍執性道殺之。潛遂入廣州。

元阿里海涯圍靜江。都統馬堅力戰禦之。

知邕州馬堅將入衛。而臨安已陷。因留靜江。會元取廣西。既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

人守嚴關。元軍攻關不克。乃以偏師夾攻。既堅。既退。保靜江。阿里海涯使人招降。既發弩射之。攻三月。堅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藉。訖無降意。文天祥帥師次于汀州。

天祥遣趙時賞等將一軍趨贛。以取寧都。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等皆自江西起兵來會。

元呂師夔等將兵度梅嶺。遂入韶州。熊飛死之。

趙潛使飛及曾逢龍禦元軍于南雄。逢龍敗死。飛走韶州。元軍圍之。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率兵巷戰。兵敗赴水死。

元阿剌罕、董文炳入處州。秀王與擇等逆戰于瑞安。敗績死之。

與擇與弟與慮子孟備。及觀察使李世達監軍趙由瓊察訪使林溫被執。皆不屈而死。

陳宜中、張世傑奉帝航海。

北兵既逼。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奉帝及衛王楊太妃等登舟。時軍十七萬人。民兵三十萬人。淮兵萬人。與北舟相遇。值天霧晦冥不辨。舟得以進。

王積翁叛降元。

先是積翁棄南劍州。走行都。遣人納款于元。至是

元軍侵福安。積翁為內應。遂與王剛中同降。

帝至泉州。招撫使蒲壽庚作亂。帝走潮州。壽庚以泉州叛降元。

帝舟泊泉州港。招撫使蒲壽庚請駐蹕。張世傑不可。初壽庚提舉市舶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庚不遣。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沒其貲。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宜中等乃奉帝趨潮州。壽庚遂與知泉州田真子以城降元。

元入興化軍。知軍事陳文龍死之。

王剛中既降。遣使至興元軍。文龍斬之。而發民固守。阿剌罕復遣使招之。文龍復斬之。使部將林華伺元兵于境上。華反導元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死。

元阿里海涯破靜江。坑其民。馬堅死之。廣西州郡皆陷。

阿里海涯為書許。堅為廣西大都督。堅不聽。又請元主親降。手詔諭之。堅焚詔。斬其使。靜江以水為

固。阿里海涯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隍。城遂破。堅閉內城。城守又破之。堅率死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阿里海涯悉坑其民。廣西提刑鄧得遇聞靜江破。朝服南望拜辭。投南流江而死。帝次惠州。遣使奉表請降于元。

帝駐于惠之甲子門。遣倪宙奉表詣元軍請降。唆都命其子元帥百家奴偕宙赴燕。

端宗皇帝景炎二年。文天祥移屯漳州。汀守黃去疾及吳浚降元。

元軍破汀關。天祥欲據城拒敵。汀守黃去疾聞車駕航海。擁兵有異志。天祥乃移軍漳州。時趙孟滌等軍還。惟吳浚不至。未幾浚與去疾降元。

文天祥誅吳浚

浚既降元。因至漳州。說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斬之。

文天祥復梅州

陳瓚起兵復興化軍

瓚。文龍從子也。舉兵誅林華。復其城。

廣東制置使張鎮孫復廣州

張世傑復潮州

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西

吉贛兵皆會之。遂復會昌縣。

淮人張德興傳高起兵復黃州壽昌軍。殺元將鄭鼎。德興與淮西野人原寨劉源等起兵興復司空山。民傳高舉兵應之。遂復黃州壽昌軍。用景炎正朔。元賈居貞使湖北宣慰使鄭鼎將兵拒之。鼎與德興遇于樊口。戰敗溺死。

文天祥敗元軍于雩都。使趙時賞等分道復吉贛諸縣。遂圍贛州。

張世傑會師討蒲壽庚于泉州。傳檄諸路。遂復邵武軍。

世傑自將淮兵討蒲壽庚。兵勢稍振。壽庚閉城自守。世傑遂傳檄諸路。陳瓚起家丁民義五百人應。世傑遣將復邵武軍。未幾。世傑攻泉州不克。蒲壽庚間道求救于唆都。唆都來援。世傑遂解圍還。元復陷邵武軍。遂入福州。

元李恒襲文天祥于興國縣。天祥兵潰走循州。諸將鞏信趙時賞等皆死之。

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攻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

恒猝至。遣兵戰不利。時鄒淵聚兵于永豐。天祥引兵就之。會淵兵先潰。恒追天祥至方石嶺。及之。鞏信以短兵接戰。創被體而死。天祥至空阬。兵盡潰。時趙時賞坐有輿後。元軍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眾以為天祥禽之。恒遍求俘虜人識認。有曰。此趙督參時賞也。天祥由是得與杜滸鄒淵逸去。至循州。散兵頗集。天祥妻子及幕僚客將皆被執。時賞至隆興。奮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僉廳官耳。執之何為。得脫者甚眾。臨刑。劉洙頗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被執者皆死。恒送天

祥妻子家屬于燕。二子死于道。

帝遷潮州之淺灣。

元復陷黃州壽昌軍。張德興傳高死之。

以陸秀夫同簽書樞密院事。

秀夫之謫。張世傑讓陳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惶恐。亟召秀夫還行朝。時播越海濱。庶事踈略。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動者。元唆都破興化軍。屠其民。陳瓚死之。

唆都至興化。璜閉城拒守。唆都攻破其城。巷戰終日。獲璜車裂之。屠其民。血流有聲。

元將劉深襲淺灣。帝奔井澳。

深攻淺灣。張世傑戰不利。奉帝走秀山。遂至井澳。帝有疾。

帝至井澳。颶風壞舟。帝溺。幾不救。遂得驚疾。旬餘諸兵士稍集。

元劉深襲井澳。帝奔謝女峽。陳宜中逃之。占城。

帝復入海。至七里洋。欲往占城。陳宜中請先往諭意。度事不可為。遂不返。

寅戊

二年

五月帝昺
祥興元年

元軍入重慶。張珏死之。西川州縣皆陷。

元不花督汪良臣等兵入重慶。李德輝為書與張珏曰。君之為臣。不親於宋之子孫。合之為州。不大於宋之天下。珏不答。不花至城下。攻之。珏悉眾與良臣鏖戰。良臣身中四矢。明日督戰益急。珏軍大潰。其夜都統趙安以城降。珏被執。解弓絃自經死。先是瀘州食盡。安撫王世昌亦自經死。涪州守將王明城陷。不屈被殺。

文天祥收兵。復出麗江浦。

通鑑卷之八十八
天祥以弟璧及母在惠州。乃趨之。行收兵出海豐縣。遂次于麗江浦。

帝遷碭洲

會淵子至自雷州。以為參知政事。廣西宣諭使

淵子起兵據雷州。元軍諭降。不聽。進兵攻之。淵子奔碭洲。遂有是命。

夏四月。帝崩。衛王即位

帝崩。在位三年。年十一。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

絕宋。此豈不可為國邪。乃與眾共立衛王。年八歲矣。方登壇禮畢。御輦所向。有龍擎空而上。既入宮。雲陰不見。改元祥興。升碭洲為翔龍縣。上帝廟號曰端宗。太妃仍同聽政。陳宜中入占城。行都日候其還朝。宜中竟不至。時世傑秉政。而秀夫裨助之。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作。盡出其手。雖勿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

帝遷新會之厓山

時六軍所泊。居雷化犬牙處。而厓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扉。張世傑

通鑑纂要卷之六
三十七
以為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奉帝移駐。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宮。及軍屋千餘間。升廣州為祥興府。元以張弘範為都元帥。李恒副之。將兵入閩廣。

弘範言張世傑復立廣王。閩廣響應。宜進取之。元主以弘範為蒙古漢軍都元帥。李恒副之。弘範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而南。

湖南制置使張烈良等起兵應厓山。與元阿里海涯戰敗死之。海南州縣皆陷。

烈良及提刑劉應龍起兵以應厓山。雷瓊全。永。與潭屬縣之民周隆。賀十二等咸應之。元主命阿里

海涯往討之。烈良等皆戰死。由是瓊南寧萬安吉陽諸州縣及八蕃羅甸諸蠻皆附于元。

有星隕于廣南

有星墮廣州南。初隕色紅大如箕。中爆烈為五。既墜地殷如鳴鼓。一時頃止。

加文天祥少保信國公。張世傑越國公。

天祥聞帝即位。上表自劾兵敗江西之罪。乞入朝。優詔不許而加官爵。天祥移書陸秀夫云。天子幼冲。宰相遁荒。詔令皆出諸公之口。豈得以游詞相拒。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母亦病沒。詔起復。

之。天祥長子復亡。家屬皆盡。

元張弘範龍衣執文天祥于五坡嶺。

天祥屯潮陽。鄒淵。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于潮。興死。懿遁。以海舟導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先鋒將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鄒淵自剄。劉子俊自詭為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天祥至。各爭真偽。元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處之舟中。求族

屬被俘者悉還之。

元西僧楊璉真加發紹興諸陵。

楊璉真加利宋殯宮金玉發諸陵在紹興者。及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又欲哀諸陵骨雜牛馬枯骼為鎮南浮屠。會稽唐珏獨痛憤。乃貸家具行貸。得白金為酒食。陰召諸惡少泣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骨之暴露。欲以他骨易之。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號。自思陵以下隨號收殯。衆如珏言。夜往取遺骸葬蘭亭山後。又移宋故宫宮冬青樹植其上。以識聞者悲之。

帝昺祥興二年

是歲宋亡

元張弘範襲厓山。張世傑力戰禦之。

弘範由潮陽乘舟入海。獲斥候將知帝所在。乃至厓山。世傑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艫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為死計。人皆危之。弘範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騎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焚。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

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爾。因歷數

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為書招世傑。天

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

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

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弘範

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

執。汝復欲何為。士民亦無叛者。

春二月。張世傑與元張弘範戰于厓山。世傑兵潰。陸

秀夫負帝赴海死之。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舟覆而

死。宋亡。

弘範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厓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時黑氣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攻其北。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元軍樂作。世傑以為且懈。不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元軍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乃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

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餘舟尚八百。盡為弘範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世傑行收兵。遇楊太妃。欲奉以求趙氏。後楊太妃始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登施樓。露香祝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

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邪。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諸將函其骨。葬潮居里。

史臣曰。宋雖起於用武。功成治定之後。以仁傳家。然仁之弊。失於弱。中世有欲自疆以革其弊。用乖其方。馴致焚擾。建炎而後。土宇分裂。猶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後亡。豈非仁義足以維持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固結黎庶之心歟。既而宋之遺臣。區區奉二王為海上之謀。雖無救於亡。然人臣忠於所事。而至於斯。其亦可悲也夫。

臣等謹按宋祖之得國。去五代無幾。然敦尚儒

術。罷諸將就第。以文臣知州。作為誓約。藏諸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忠厚仁義之風。高出漢唐之上。規摹可謂遠矣。太宗崇建館閣。購求圖書。文物之盛。蔚然可觀。但傳授盟渝。骨肉恩薄。後世不能無議。真宗委信賢臣。攘却強敵。其功偉矣。而禱祠封禪。次第舉行。君臣之間。共為欺誕。足為盛治之累。仁宗恭儉慈仁。得之天性。刑以不殺為威。財以不蓄為富。兵以不用為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為賢。方之漢室。其孝文之流歟。英宗入繼大統。雖以疾弗克終。而能推誠輔佐。

通鑑纂要卷之六
三
可謂不負所託。神宗憤國勢之不振，銳意更新。而王安石學術偏僻，用乖其方。宋始多事，哲宗以幼冲嗣位，上有太皇太后，下有司馬呂范之賢，罷廢新法，舉用舊人。元祐之治，庶幾仁宗。而小人復用，假託紹述以售其私。徽宗恃其小智，窮極奢慾，諸凡可以亡國者，皆兼有焉。而又斥逐忠良，保護姦兇，招納叛亡，橫挑強虜。於是宗祧失守，倉皇內禪。欽宗當危迫之勢，無撥亂之才。父子為虜，不亦悲哉。高宗南渡，圖存於亡。前則惑於汪黃而黜李綱，後則制於秦檜而殺岳

飛。忘親事讎，稱臣割地，偷安一隅，無足道者。孝宗銳意恢復，遭值敵國平治，無釁可乘。然力行三年之喪，使先王之典墜而復舉，足稱為孝。光宗受制宮闈，驚憂得疾，上不能致孝于父，下不能顯傳其子。寧宗禁錮善類，委政權臣，輕啓兵端，國體益削。理宗德史彌遠之立已，終身信任，其滅殘金，雖足以雪祖宗之恥，然新敵方張，自治無策，連歲交兵，境土日蹙。宋至是無可為矣。然能尊崇義理之學，君子亦有取焉。度宗荒于酒色，拱手權姦，亡國不于其身，幸亦甚矣。少帝

北行。家國為墟。忠臣義士。猶奉二王。崎嶇播越。於嶺海之間。以冀萬一。事雖無成。其志亦可悲已。及運移物改。視死如歸。雖以學校窮約之士。行伍麤悍之材。閨門孱弱之資。亦多自盡其心。有死無貳。則漢唐之所無者。非其祖宗德澤之厚。教化之明。亦何以致是哉。嗚呼。後之有天下者。其可謂養士為無用。德教為不急之務也哉。文天祥至燕。不屈。元人囚之。

厓山之破。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十月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既而丞相博羅等召見於樞密院。欲使拜。天祥長揖不屈。博羅曰。自古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

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別立君。為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為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登極於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皇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等皆無辭。但以無受命為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

可。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為。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八十八

通鑑纂要卷之八十八

